

開放文學 – 英雄傳奇 – 永慶升平前傳 第九十回 獻白牌計取汝寧府 為貪功途遇鎮八方

詩曰：偏是孤單更損傷，聞君氣走倍悽惶。根原偶托如桑寄，花太堪憐易杏殤。

五夜春雨唐後主，百年書籍蔡中郎。

傷心說是離鄉後，不為聞猿亦斷腸。

汪平一聽巴德哩得了生死白牌、心中甚喜，就把要殺他的心沒了，問：「你是從何處得來的？」巴德哩說：「大人要問，聽我細細的說就是了。」書中交代，一張嘴難說兩下裡話。這是怎麼一段事哪？只因巴德哩一怒，催馬望西南下去，眾人追他，如何追得上他。他往西南走了七八里路，前邊有一座樹林，自己下馬，心中煩悶，想：「我當時一口氣要逃走，忘了國家的王法，這是臨陣脫逃。我要是被人家把我拿住，那時身受國法，還算是不忠之臣。我要回家去，我父親必要把我送當官，報臨陣脫逃之罪。再者說，我家中就生我一個人，我要一死，我父母年邁，我門中要斷嗣絕後。我也沒有一個投奔。」正想之際，細雨紛紛，自己上馬，冒雨而行，倒慢慢的往前行走。走了有五六里之遙，雨也住了，撥回馬來望北走。面前有一莊村，天已有日落之時。巴德哩進了南莊門，見裡面是南北的街，路東路西都是住戶人家。兩方住了，巴德哩一瞧，路西裡有一個大莊門，門前五棵柳樹，站著有無數的莊客。有一個人倒潑水，潑了巴德哩一身潑水。巴爺一瞧，氣往上一撞，跳下馬來，說：「你們這些個匹夫，好大膽量！」奔過那個人去，說：「來！太爺的衣服都潑了，你們好好的給收拾乾淨了！」那些個莊客說：「誰叫你從此處走來的！」巴爺氣往上撞，過去方才要打，只見從那裡邊出來一個人，年約二十多歲，身高七尺，面如白紙，細眉圓眼；身穿淡青川綢大衫，漂白襪子，庫灰摹本緞鑲鞋；手拿折扇，從裡邊出來，說：「你們這些湖塗的匹夫，為什麼欺負人家外鄉人？不准動手！」那些個莊客齊說：「少莊主爺，我們那個伙計倒潑水來的，潑了他一身，他就口出不遜。我們大家問他，他不說理。瞧他這個樣子，不如大家把他拿住，活埋他哪！」那少年怒道：「胡說！你們去把這位兄弟的馬給拉來。」說著，向巴德哩一拱手，說：「大人不見小人過。請到寒舍一敘。」說罷，拉著巴德哩，一同進路西大門。往正西是花園子，裡面暖閣涼亭，游齋跨所，樓台花草，甚是幽雅。望北是垂花門。一進重門，門內兩個十五六歲的小童，俱穿藍細布大褂，白襪，青布雙臉鞋，五官俊秀，在兩邊一站。

這院內是北上房五間，大廳東西有配房三間，房屋高大。院內擺著十六對花盆，盆內俱是奇豔花草。當中魚缸一個，裡邊有荷花映綠。到了大廳，兩個小童兒把簾子一挑，二人進去。巴爺一瞧，當中有木壁擋著，由東西兩邊都可通後院中去。西邊一個暗間，東邊一個暗間。當中靠北邊木壁，有一張八仙桌兒，桌上排著文房四寶。兩旁俱有椅子，房內古玩陳設不少。

二人落座，有人獻上茶來。巴德哩說：「莊主貴姓啊？」那少年人說：「我姓麻，名貴。兄台尊姓？」巴德哩一想：「我是臨陣脫逃的，他讓我進莊來，這等容易，我別說出真名實姓，恐怕我露出來本面目，那時受害。」想罷，忽然間想起：「汝寧府參將劉杰，因失守棄城逃走，我何不假充他之姓名。」想罷，說：「我姓劉，名杰，原任汝寧府參將。」麻貴說：「原來是大人，我實不知道，多有冒犯！來吧！」先取了幾件衣服來交給巴德哩，麻貴說：「大人換衣服吧。」巴德哩說：「麻大爺，我也不推辭了。」自己到東裡間屋內換好了衣服出來。麻貴又拿出各樣古玩、扳指、煙壺兒，說：「劉大人，你我二人知己交情，把這些個物件你帶上幾件。」巴德哩帶上一個扳指，拿了一個煙壺兒。少時間，下邊擦抹桌案，擺上酒席，說：「咱們喝酒吧。」少時，菜蔬齊備，齊擺在桌上。書童兒斟酒讓菜，二人談心敘話。酒喝到半酣之際，巴德哩說：「麻老兄台，你們這個莊村遭此兵荒馬亂之際，為什麼不避兵災哪？」麻貴趁著酒興說：「我們這麻家莊，官兵不能來此打槍。」巴德哩說：「官兵乃國家派大帥管轄，所為剿拿叛反之賊人，焉有攪亂平民之理！此話不通，就怕有賊人前來，那時間可不好了。我瞧臨近別的莊村並無人馬，為什麼你這麻家莊就不怕賊來呢？」麻貴一聽，一笑說：「劉大人，你此時是來私訪？是來閒游？」巴德哩說：「我是臨敵脫逃，失守汛地，有犯國法。此時間，我是有家難奔，有國難投！我也是信馬由韁，來到此處，得遇吾兄。此乃是我的真情。」那麻貴一聽，說：「你我我要結為兄弟，我把實話告訴你說。」巴德哩一聽，說：「甚好。你我就磕頭結為生死之交。」二人就對上一拜，各敘年庚，巴德哩居長，麻貴年幼。

二人重新又吃酒。麻貴說：「劉大哥，你我既然是異姓弟兄，你我也談談肺腑之言。我實告訴你說吧，我們這座麻家莊，乃是天地會八卦教。是我有一個爺爺，他乃是天地會中八路督會總的結義拜弟。當初有我太爺之時，住在山東登州府文登縣，麻家莊的人氏。那吳恩是我太爺的乾兒子，我爺爺由少年間就愛練，練會了遠拳短打，跟著吳恩，常在一處。後來我太爺死了，我爺爺就與吳恩練那長生不老之術。吳恩造反扯旗之時，封我爺爺為一字並肩逍遙自在太平王。因為任山帶兵在北五省攪亂，吳恩把生死白牌給我爺爺，叫他到各處兼管軍馬，總理征北糧響軍務。我爺爺名叫麻長榮，派到了此處，見了任山，我爺爺說了找一個僻靜所在。任山他原籍是此莊中人氏，就送我爺爺來到此處居住，後來把家口接到此處居住。這兩天，因為那大清營穆帥前來攻打汝寧府，我爺爺一聽，連日唉聲歎氣，對我說：『麻貴，你承嗣過來，我也沒有什麼給你。你把我這一份家私，挑細軟物件帶些個，你遠走高飛去吧。』我還有一個小叔父，才兩歲，打算今夜晚上他三人上吊身死。我正心中煩悶，到外邊遇見大哥你來了。我這是真情實話。我們家中有生死白牌一個，那就是令箭一樣，如拿到汝寧府，任山一見，就得開城迎接，如同旨意一個樣。」巴德哩一聽，心中說：「我要得了這個生死白牌，那時間我回大清營，也好將功抵罪。」正想之際，麻貴說：「來人！再把那紗燈點上，我今天是一醉解千愁，明天再作主意。」

正喝酒之際，聽的外邊有人大嚷一聲說：「好一個麻貴！你這不要臉的匹夫，滿嘴裡胡說惹事！」簾子一挑，從外面進來了一個人：年約四旬以外，面如冠玉，重眉大眼，準頭豐滿，唇若涂脂，平頂，身高八尺，頭短脖子粗腦袋大；身穿藍綢長衫，高腰襪子，山東皂鞋，猛一瞧好像馬成龍。麻貴一瞧他爺爺進來，嚇的順著桌腿望下一溜，躺在就地，醉眼朦朧。有小童把他攙扶在西屋內牀上去了。巴德哩一瞧進來這個人，他是一個猛勁兒說：「馬大哥，你因何往這邊來的？」麻長榮一瞧，並不認識，說：「你是什麼人？快說！」巴德哩一細瞧，說：「欸！我認錯了人啦。我姓劉，名杰，是沙寧府內失守城池參將，無處投奔，來到貴莊，被這裡少莊主把我讓進來吃酒。不知尊駕何人？」那位英雄一聽，說：「原來是劉大人！我不知道，多有冒犯！你這也不能回營了？」巴德哩一聽這一句話，他心內一動，說：「我實在不能回營，連家也不能回了。我也是走投無路，入地無門。」麻長榮落座，一瞧巴德哩，那果然是真心，並無二意。又談了半會兒閒話，然後一同吃酒。酒至半酣，麻長榮說：「劉賢弟，你我結為生死弟兄，不知尊意如何？」巴德哩說：「也好。」二人又衝著上面磕頭，麻長榮居長，巴德哩居次，二人入座談心敘話。麻貴在屋內聽見了，說：「好哇！跟我拜了盟兄弟，又跟我爺爺磕頭，你好大膽量！我焉能與你善罷甘休！」麻長榮說：「畜生，不可胡說！喝醉了，你就這樣無禮嗎？」然後又與巴德哩說：「賢弟，劣兄有一句話，你且記在心；無論你多急，千萬別歸天地會，一入會中，想退不能！你想想吧，你要此時間歸大清營，是准把你殺了，白死還落一個不忠之臣。你要歸天地會，你想要再逃出來，那萬不能夠。我本是天地會八卦教中人，麻貴方才所說，並非是假的。我有件心事托付你：你有一個姪兒，方才兩歲，你把他帶走。我給你收拾細軟物件，你帶我那孩子逃走遠方，找一個地方。久以後那孩子長大，你就叫他姓劉，他就算是你劉門之後了。我去後院中收拾些古玩物件，你就把他帶走就是了。」說罷，站起身，自木壁後穿往北院中去了。